



□ 12  
1326  
12



論語大全

卷之七

述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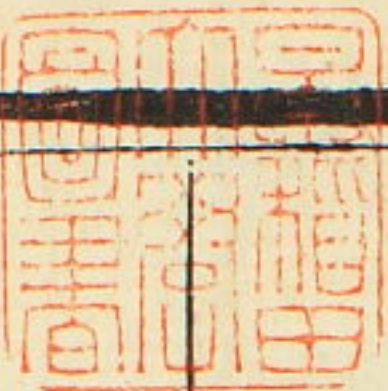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

者可及記述者謂明謂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

彭商賢大夫見賢通反大戴禮禮篇有商老彭之語蓋

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



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  
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只如此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  
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更○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者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信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

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所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正以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賦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事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孟子所集註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當見是小事如樂之小成○新安陳氏曰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為大成○新安陳氏曰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述而不作之意信而好古○新安陳氏曰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信而不好或好而不敢自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

字如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得於聽人自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  
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意玄。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難。如平時講習，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

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從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 語類

吾憂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是將此三句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有於我哉。便是更加講習，誨人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者。聖人常有憚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請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見善能從，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磨礪勿令間斷從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從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過惡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恁好便非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合義非淺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

底罪大但聖人不可不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德能從義能從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德不可不講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沈愛眾而親仁學德中緊要事蓋只說行有餘力則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過是脩不○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取以教人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能從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明不徒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以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以脩而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學以講而益新從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曰德以脩而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從義改不善脩德之能脩日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從之改

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

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

如至鄉黨一言之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程子曰

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

着非反作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

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

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

申之舒泰天  
々好自觀桃  
之大々是少  
好之貝則此  
亦是恁地

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子無時不觀者於斯

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

言其不局促是其色大大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

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又接人又不然○問

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

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程子曰急情放肆

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

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眾人易以怠肆

君則未免於其容儀得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

其顏色得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

容亦自然中和如此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和

也然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

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無復是夢

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

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

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

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

帶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

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

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

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

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

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

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

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

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

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

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

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

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畫

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

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鳥得而

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者蓋

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犬公皆八九十歲○戴

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

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

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

夢見周公自是箇證據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

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

常人胡夢  
了居甫峯  
莊子言至  
人無夢曰  
清淨者愛  
恁地說佛  
老家亦說  
一飯無夢  
在話

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與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謂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

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感矣。望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所向。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是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

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孝。事君必忠。所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

適字他歧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

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

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

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

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

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

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

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

依於仁

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

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

之。方有可據守。但在守之固耳。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眾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之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者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聲

隙乞逆而涵泳從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

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

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曰用之倫雖有輕

功而無少間階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

是而無去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是

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是

逐件道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孝不弟便是就事上

攝貫穿都活了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射御

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去却

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道無不入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道留心於此理而

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

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不違如所謂君子

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

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善為小人無之不善

為君子則是大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

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

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

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

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

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

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

子之仁君臣之義者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各若

若為父子而得夫仁者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

之據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

也禮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志何曰吾於

水曲過射曰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

而五射曰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

而五射曰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

而五射曰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

注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  
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  
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  
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  
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可易者也。以道德仁  
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道德仁  
後言。可則志道而後德。可據德而後仁。可據仁而後藝。  
據德者。未如仁之可密。而後德。可據德而後仁。可據仁而後藝。  
之周於外也。詳仁之可密。而後德。可據德而後仁。可據仁而後藝。  
復。毫髮之際。漏皆矣。○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  
事。是曰者。皆學而有所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  
者。隨之而不離。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  
者。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可相悖。游藝則  
有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入歲。即教  
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倫  
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

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  
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  
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文成德之。餘功。小  
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藝。生熟滋味。迥別。○胡  
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  
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  
輕。重。之。倫。序。而。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內。外。交  
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內。外。交  
漸。立。得。家。計。成。行。路。而。有。宿。泊。處。如。居。家。有。時。出。宿。泊。處。漸  
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道。德。仁。則。本。之。而。為。於。心  
用。者。既。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未。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  
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反。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曲。

凡擊與贊同天子學諸侯主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  
擊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擊而退擊之誼至也  
童子委擊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擊以纓  
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若射韉也婦人之擊相搏脯脩  
栗東脩其至薄者胡氏曰東脩之問不出境為贊惟記檀  
乘壺酒東脩一犬穀梁傳曰東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  
亦有以此為禮不但穀梁傳曰東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  
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王帛之類  
故脩蓋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  
東脩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學記曰禮聞來  
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東脩始相見之禮也  
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  
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  
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遠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  
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

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易嘗不欲啓其為  
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  
教之禮執贊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  
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  
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  
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甚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廣房粉反悱芳  
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慶  
源曰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憤  
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  
悱之貌者屈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  
如啓之貌張而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  
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  
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

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  
顏子也是也成德者有達材者有問者憤悱之類是也  
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至憤悱時其心已  
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去理會舉  
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反其三隅須是學而自去理會舉  
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聖人教人之力也夫子所以不  
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力也學貴於思  
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  
於外也簡則見於辭氣非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  
發其蘊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  
以為從容而使入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此三隅反則是  
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聲記此欲學者勉  
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  
之地教之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於色辭者也

顏色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  
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  
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  
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底意思朱子曰此正  
此時節欲發生意未發生之際却欠了此雨忽然得這  
些雨來發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雨忽然得這  
發是強之則沛然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  
有以決之則沛然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  
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發朱  
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菘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  
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皆不能歌也

朱子曰聖人不成哭

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

我冬則不運寒煖故哭之日自是漸漸不能遷忘○子於是日

哭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

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

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

也

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

是日哭或遇歌樂可以已

也

音扶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已

朱子曰用舍由在

行藏安於

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

命不足道也

朱子曰

命若使前

面做情則見前

面做不得方休

安之命

不為若中

人做情則見前

面做不得方休

安之命



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未曾計較命。如舍之則藏。易行之則行。舍之則藏。切於陋巷。他未曾計較命。如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許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許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無所係累。有許大。本領則制。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有許大。本領則制。本領雖盡。出來都成。好制度。亦在聖人。則如小屋。收藏器具。塞。則仕。可以止。則止。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行。則止。是常人之類。孔子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已不奈何。底意。尚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

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紫。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觀。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

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

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成

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

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子問曰：三軍要勇，則誰與？朱

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

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奸詐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

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教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預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論語集注卷之七 十五

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曰聖人未嘗有

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

不可求爾揚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

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正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

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為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揚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反齊之為言齊如字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

謹當作  
慎下同

史記子在齊  
聞韶音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當作一  
點蓋是學  
韶樂三月耳  
非三月之久不  
知肉味也 語類

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則皆反齊之誠  
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  
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  
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  
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我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  
字連下文。無意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  
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迷。○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  
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義又盡  
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  
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  
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  
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  
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  
不是真箇是頭九十月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  
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其嘗謂今  
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  
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  
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  
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  
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  
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

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其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也。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頌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博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

作為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善盡美。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而輒拒

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

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

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

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遜當  
作讓  
下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

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

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

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受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

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承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況其君乎？禮耶？練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林

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

由問魯大夫練而林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

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林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

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

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蓋伯

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

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峯饒氏曰：兼此兩

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所爾爾何怨之

有？若衛鞅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

明矣。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

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

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

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字之優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字之優

遜當  
作讓

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  
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荆贛與若有一人識道。退  
各相避。就去了。今荆贛欲入。子以兵非父。是多有不順。  
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  
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後之郢。求  
為得正。轉之逃。當在靈公。慶而夫人欲立之。郢之時。求  
仁。本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雙峯饒氏曰。仁者天  
心。本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雙峯饒氏曰。仁者天  
地。生不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  
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父命。若  
輒之。非前。則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父命。若  
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  
理。是正。方即可。即乎人心。安而後。伯夷之仁。方安。叔齊以  
重。是正。方即可。即乎人心。安而後。伯夷之仁。方安。叔齊以  
天倫為重。是正。方即可。即乎人心。安而後。伯夷之仁。方安。叔齊以  
集註。下。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  
父。全無。人心。天。○程子曰。伯夷。叔齊。逃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所以廣其不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

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  
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不答。便做答時。亦  
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  
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  
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  
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淵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  
相去。奚啻。球。美。王。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  
君。何。故。問。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  
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  
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德。地。乃。天。理。之。當。然。於。不  
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是。得。衛。君。沒。道。理。  
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  
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  
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  
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義。理。合。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  
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  
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  
謂。是。合。德。地。若。不。德。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

論語集注卷之七

二

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  
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  
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  
心舉無陞机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  
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  
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  
之。不為言而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  
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憾。問怨乎以審其越。而夫子  
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越。而夫子  
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非其激  
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  
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  
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所以  
也。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則子貢則不知察  
命。於君父。又其在所當立矣。然上稟命於天王。下不受  
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  
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立也。二

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  
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  
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  
謂非仁乎。非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  
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飯音嗣  
枕去聲樂音洛

飲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上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

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  
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  
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貪富自不相  
干。是。如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



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程子曰非樂  
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  
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朱子曰聖人  
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不  
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  
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此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  
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則以此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  
此○富貴非指天職而言隨其所遇若固養之無鄙  
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養  
○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  
易吾天下固說道不與富貴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  
禹有天下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得地保  
守貴也○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  
論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宗高

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淨  
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  
盡後曾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  
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  
於此却用不改字雖注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繫於疏  
食飲水之下者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聖人之樂  
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聖人之樂  
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  
然人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  
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  
貧賤中何事及自其樂程子之發程子之未發者也  
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之發程子之未發者也  
於顏子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之發程子之未發者也  
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子樂處言之誘顏子以學  
工夫於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  
勉樂之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

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

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

子年已幾。聲平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

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長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

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聲而學也。朱子曰。聖

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當見不見。當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悔。吝。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如。此。方。說。如。此。數。句。非。是。然。且。危。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說。如。此。數。句。非。是。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曰。生。知。亦。必。有。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進。退。存。亡。不。失。其。而。天。弗。違。後。天。道。也。奉。天。時。者。也。豈。有。過。乎。正。所。謂。先。天。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當。之。謙。辭。也。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退。存。亡。而。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為。聖。人。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倪。焉。學。易。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

之不可不以不學而又不學高德之學與理源輔氏曰易道  
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之學與理源輔氏曰易道  
抑揚其辭以垂教如履于憂患之塗又不可不學易故  
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則知易固  
又見其不可不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  
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  
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  
自有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  
言則盈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暑為存亡寒退蓋消則虛  
長則盈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暑為存亡寒退蓋消則虛  
存道所不能已也○人則體此道當進而與天合矣故孔子  
可以進則進而可退則退可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雲峯胡  
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  
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  
改而至於言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皆知學易能  
改而至於言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皆知學易能

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  
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  
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書以

道政事述帝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

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

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

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

及之也○雲峯胡氏曰○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  
誦說屬知執守屬行

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識音式謂不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曰朱子之言而自得之

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道情性禮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討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不可不講讀之也詩可以興觀羣怨所以從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

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王其

僭皆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者與音余陳氏曰新安

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音滋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

之篤爾。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宋子曰。不  
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若聖人有這般事。他  
便發憤。非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故可逐  
聖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逐  
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賤之意矣。則憤  
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殊  
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  
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  
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  
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  
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  
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  
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所以不可及  
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

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此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  
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  
如何發憤。也有此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這毫  
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  
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  
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  
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  
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  
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憂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  
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其近者。將至者。亦好學  
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  
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  
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  
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  
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自然之將至此。是聖人之  
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之將至此。是聖人之  
亦不己。全體說。墳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己。說不  
將知老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  
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  
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稽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曰聖人  
後向所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地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  
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  
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也然其所謂學豈若常  
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  
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  
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  
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得便無一  
之不講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得便了○學  
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事上理會去○南軒張  
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

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  
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  
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  
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為聖  
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  
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  
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  
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  
知其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也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  
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實一貫知與行相資  
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  
敏字當玩信字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  
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迹不可得而見所可

往來者其屈伸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發明者  
故亦不輕以語御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  
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理以曉當世之  
感非若世人之徒語亂神集註以惑人也然其理之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以惑人也然其理之  
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言如何見得鬼神只  
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動靜語  
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動靜語  
軒張氏曰聖人一語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存焉語怪則  
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亦豈  
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

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  
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  
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  
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  
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  
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  
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  
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  
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  
而春秋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  
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  
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  
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脩

九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致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姑  
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  
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行亦皆善則皆  
當從兩人之善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  
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尹氏曰見賢思齊  
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炎和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  
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  
則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  
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徒  
桓魋宋司馬向弑亮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  
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

不可害已邊以理度其不可邪求子曰若以勢論則害  
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  
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其樹孔子去之弟  
子曰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其樹孔子去之弟  
鄭人遣伐樹遂微服去之弟桓魋其樹孔子去之弟  
也聖人雖知其不能服去之弟桓魋其樹孔子去之弟  
而予何之未嘗不聞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  
如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然以理  
而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然以理  
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  
當避自是理合如此喪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  
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  
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  
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  
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  
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矣○辭道之若匡人桓  
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  
為斷斷然  
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

猶示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九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

在宗廟皆要認得與上大夫言便閤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

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

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去而進

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

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

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

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怠者病在若其難陵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

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

可冀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

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頰笑聲

效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  
子嘗言中而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  
可得而聞。想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坐作語。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  
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  
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  
夏長，根發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  
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  
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用  
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意以觀聖人。故卿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  
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  
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  
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  
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  
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  
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曰：教

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  
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  
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爲忠爲信時，全在學者  
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  
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  
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行而忠信者，如此雖是行之事也。  
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這文。若行忠信  
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  
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初  
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又曰：其初  
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問：子雖善然更須反  
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雖善然更須反  
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問：子雖善然更須反  
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教子弟不誠故耳。因問：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

此則教學者深切用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以文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其知力。不可不知其理。一者既知其理。不可不行之。事既行。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以責其裏面。誠若外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之。誠亦是此意。○信所以萃是理於心上。○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已上看。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而朱子曰。有德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登恒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二其心。

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然朱子曰。善人是實質好底人。自未問善人。是實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

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至於有惡。是實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侍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

常當作恒

論語集注卷之六

常當  
作恒

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

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故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是就用度上說

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

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

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

深切而著明矣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

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

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

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

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與氏魯

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

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

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

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

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

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一長而

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

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

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滿滄皆盈其潤可立而待

也鳥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

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無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

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

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

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

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  
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  
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  
恒。況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  
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心惟實也。則始終如  
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  
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  
有恒者。聖人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有恒。則夫  
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  
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  
資質之善。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  
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  
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闕  
與。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  
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闕與乎。  
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  
準。而能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獨。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

爲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角是也。然盡

物取之。絕流出其不意。射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

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

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待物如此。待人可

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物之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

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

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

之。有節。若夫子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

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

之親人倫之愛反慈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物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

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聞前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是之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動無非實理也以其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其然而作焉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覲反賢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不逆其將來不與以是心至潔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無意大抵亦不為已

洪當  
作必

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

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感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之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已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未嘗深滌於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已

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仁可欲  
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  
來至之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三月之後不  
言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  
聖人乃曰我欲斯又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  
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  
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之  
為徒言之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非不欲之  
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  
而可往至之也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  
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  
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  
之德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我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  
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近之非在外  
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之則  
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而病其遠此固易其去也

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特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  
此二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昭公

魯君名稠音習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

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

匪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



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  
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  
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  
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  
婦人稱姓周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  
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  
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  
時譏誦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  
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  
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魯之先君也可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

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

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

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

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娶同姓之

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  
無伯主以齊景公猶去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  
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  
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  
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禮與其非矣○南軒張  
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  
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  
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  
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  
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

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

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然初歌便和他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初歌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不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

遜當作讓

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此見聖人氣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此見聖人氣象從反七容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

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平聲既者焉讀者

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

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而後和之則其首尾節奏之意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謀數而淫泆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

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

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

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

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

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

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

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五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

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

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

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

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

毫髮自是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又覆更出互見曲

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

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

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

行為待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其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

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

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

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

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聖不

會說是仁聖也

論語精義卷之三

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  
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  
乎知。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雲峯湖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  
也。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  
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  
矣。○晁潮氏曰。道名說之。字以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  
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  
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故夫子雖不居仁  
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夫子雖不居仁  
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聲也。可謂云爾已  
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

意矣。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  
之說。便說道。聖人則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唯弟弟子不能學也。言  
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  
見是。地。如何解。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  
化之。南軒張氏曰。夫子雖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  
○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之道。聖人。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誨人  
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德。非。在。已。者。有。仁。聖  
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雙峯饒氏曰。何  
前以學不厭。誨不不倦。為何。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  
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  
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

去聲下同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

亦謂其功德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

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

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

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

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之言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

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也雙峯饒氏

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

時嘗禱爾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

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又士喪禮疾病

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注云謂門戶竈行中雷盡

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

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

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

者臣子不當請取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

淫祀但鬼神之所禱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非

屬皆聖人之所願也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哉祈禱卜筮之

備於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

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

論語注卷之二

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子未喪斯文之子告之蓋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蓋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告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誅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立之禱之久矣蓋禱者每遇遷善之意平日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禱之領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子路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不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謂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神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也

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不及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而固○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問奢則不孫儉則不固○朱子曰縵奢便是不孫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便是張修大之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

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  
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胡氏曰循理役  
於物乃蕩蕩戚戚之外故常舒泰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  
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以役則求名役於  
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  
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  
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屬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偏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

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

有不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

而言陰陽合德應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於容貌之間

上文氣質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於容貌之間

者如此朱子曰屬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是帶說如伯

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温

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

陽而下三截為陰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而

三截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

會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

也嚴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

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

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順

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

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者陽之舒恭者陰之

而偏指者為也此說推得亦好○温厲之說若直以厲

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

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温而厲

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然恰矣髮無差處要須

矣○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然恰矣髮無差處要須

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

勉強以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克積者其發見必  
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  
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  
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  
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  
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不  
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  
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  
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性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  
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  
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聲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  
見其溫不見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其厲餘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反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  
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